

■谭浩泉



《礼记·中庸》云:君子素其位而行,不愿乎其外。素富贵,行乎富贵;素贫贱,行乎贫贱;素夷狄,行乎夷狄;素患难,行乎患难。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。意即君子只求就现在所处的地位,来做他应该做的事,不希望去做本分以外的事。人安心在道,乐天知命、知足守分,就能随遇而安,无论在什么地方,都能悠然自得。此说,《锁麟囊》做了很好的演绎。

《锁麟囊》是京剧“四大名旦”之一程砚秋先生的代表作。由著名剧作家翁偶虹在1937年编剧,内容取自《剧说》,讲述了一个善良的富家小姐在富贵无常的人世中,如何因当年的仗义助人而得报恩和救助的感人故事:登州富户薛氏门中之女薛湘灵许配周庭训,嫁前按当地习俗,薛老夫人赠女锁麟囊,内装珠宝甚多。结婚当日,花轿在中途遇雨,至春秋亭暂避。又来一花轿,轿中为贫女赵守贞,因感世态炎凉而啼哭。问清缘由后,薛湘灵仗义以锁麟囊相赠,雨止各去。六年后登州大水,薛、周两家逃难,湘灵失散,独漂流至莱州,偶遇娘家老奴胡婆,胡婆携湘灵至当地绅士卢胜筹所设粥棚,恰巧卢员外正在为其幼子天麟雇保姆,湘灵应募。一日,湘灵伴天麟游戏于园中,触景伤情,百感交集,顿悟贫富无常。天麟抛球入一小楼,要湘灵上楼为其拾取,在楼上,湘灵找球时猛然见到六年前自己赠出的锁麟囊,不觉感泣。原来,卢夫人即赵守贞,见状盘诘,才知面前的

品味经典·戏里人生之《锁麟囊》——人生难铸“铁富贵”

这位“薛妈”便是六年前慷慨赠囊的薛小姐,遂敬之如上宾,薛湘灵一家团圆并与卢夫人结为金兰之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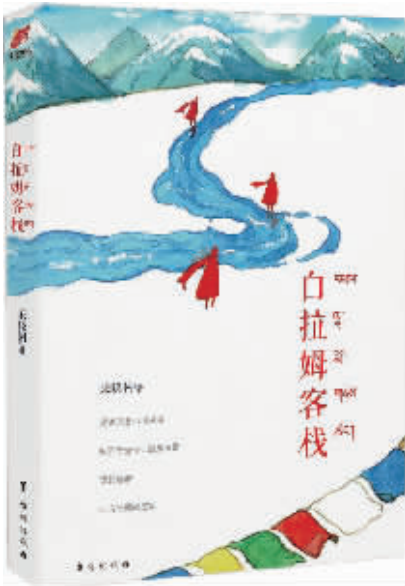
1940年5月,《锁麟囊》首演于上海黄金戏院,直到今天,该剧常演不衰,可谓京剧舞台上的一棵常青树。该剧在声腔艺术、唱词安排上的成就在程派剧目中独居魁首,甚至在整个京剧界的地位亦是举足轻重。剧名“锁麟囊”源自剧中的关键道具,锁麟囊就是绣有麒麟的“锦袋”、“荷包”。在我国古代山东一带,女儿出嫁上轿前,母亲要送一只绣有麒麟的荷包,里面装上珠宝首饰,希望女儿婚后早得贵子。这只荷包锦袋也叫作“锁麟囊”,含麒麟送子之意。

《锁麟囊》的文学品位之高,在京剧剧目中堪称执牛耳者,难得的是在不与传统技法 and 程式冲突的情况下,妙词佳句层出不穷,段落结构玲珑别致,情节设置张弛有度。声腔艺术上的成就在程派剧目中独居魁首,在整个京剧界的地位亦举足轻重。试听“春秋亭”一折唱道:“春秋亭外风雨暴,何处悲声破寂寥。隔帘只见一花轿,想必是新婚渡鹊桥。吉日良辰当欢笑,为什么蛟龙化泪抛?世上何尝尽富豪,也有饥寒悲怀抱,也有失意痛哭嚎啕。轿内的人儿弹别调,必有隐情在心潮。耳听得悲声惨心中如捣,同遇人为什么这样嚎啕?莫不是夫郎丑难谐女貌?莫不是强婚配鴛占鸾巢?……”听薛良一语来相告,满腹骄矜顿雪消。人情冷暖凭天造,谁能移动它半分毫。我正富足她正少,她为饥寒我为娇。分我一枝珊瑚宝,安她半世凤凰巢。忙把梅香低声叫,莫把姓名信口晓。这都是神话凭空造,自把珠玉夸富豪。麟儿哪有神送到?积德才生玉树苗。小小囊儿何足道,救她饥渴胜琼瑶。”出门时的风和日丽,变成了春秋亭外暴风骤雨,贫与富同在一个屋檐下避雨,但是由于贫富差距现于眼前,贫富的对比分外伤怀。知道纵然是“新婚度鹊桥”,可世上并不是“尽富豪”,于是“分我一枝珊瑚宝,安她半世凤凰巢”,于是“叫梅香,莫把姓名信口晓”。多么难得!富家女子也许不知生计艰难,可她的心地是善良的,虽贵为千金,任性挑剔,但此刻却极尽惜弱怜贫,慷慨解囊,把一个千金小姐的锦心绣口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唱《锁麟囊》的京剧界大腕很多,本人独痴迷程砚秋再传弟子张火丁的演唱,那个抑扬错落、疾徐有致、婉转低回,高声处细若游丝隐约可听,低声时曲直回环幽雅委婉甚是动人,直叫人听得荡气回肠!试听“三让椅”一折唱道:“一霎时把七情俱已昧尽,参透了酸辛处泪湿衣襟。我只道铁富贵一生注定,又谁知人

生数顷刻分明。想当年我也曾撒娇使性,到今朝哪怕我不信前尘。这也是老天爷一番教训,他叫我收余恨、免娇嗔、且自新、改性情,休恋逝水、苦海回身、早悟兰因……”人的通病就是在幸福的时候不知珍惜,往往都在失意之后才会后悔,才会反省。幸福的时候总觉得不够,想要更多,就像薛湘灵在出嫁前,对绣鞋的要求是:“鸳鸯要两只,一只戏水的,一只会飞的”,还要“莫绣鞋尖上,提防走路磨”。在那个年代,当一个女人对于生活的要求已经细致到了鞋尖上,是多大的排场,而谁又能想到几年之后自己沦作了他人奴仆!可贵是在她富贵的时候,依然保持着一种“她为饥寒我为娇”的清醒,甚至可以说,她对于将来的不幸是有思想准备的,至少,是有概念的,所以她可以为自己的不幸啼哭。只有在享受的时候能想到别人的痛苦的人,才能在自己也经受磨难时要求别人的同情;反之,爬高时不计后果与破坏的代价,摔低时再痛哭流涕,不论是真心悔过还是一种权宜之计的表演,都是行不通也不可信的。有很多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忘记,但是千万不能忘了老天爷还有一番教训在等着自己。因果相报,人生其实也很公平。“三让椅”一折,薛湘灵因“素富贵,行乎富贵”而得恩报,由站着到旁座,由旁座移到上座,再由上座移到客位,最后由客位移到正位,这样短短几分钟象征由低贱到尊贵连上几级台阶的场景,看了的确叫人唏嘘不已,宠辱若惊!

诚然,人生要么贫而不富,要么贱而不贵;抑或富而不贵,或者贵而不富,既富且贵实属难得,一生铸得“铁富贵”更是世所罕见、难觅踪迹!世事难料,“无常”才是常态。那么怎么才能保全自己呢?其实老天爷赠予了每个人一个“锁麟囊”,只是看你领没领。那里面装的就是一个大大的“悟”字!悟,当然是觉悟、醒悟的意思。悟,才是比世俗所谓“富贵”高得多的境界。一如薛湘灵所唱“早悟兰因”。每个人一生都是一番修行,只不过各修各的心,各悟各的道罢了。所谓“兰因”,有一则典故,是说春秋时郑文公侍妾燕姑梦见天女赠给她一朵清幽的兰花,不久她就与郑文公结成了夫妻。所以“兰因”经常被用来比喻像兰花一样美好的前因,“兰因”后用做佛教用语,讲究参禅,讲究了悟,参透因果。与兰因相对的是絮果。佛教认为找到了兰因人就找到了永恒的欢乐。其实,世间念念不忘、热切追求的“富贵”既是因,也是果。因上看你如何定义如何做,“不缺即富,人需即贵”,你不就因了悟而抛却世俗浅层的“富贵”,忘怀烦忧,找到真正的富贵和快乐了吗。



《白拉姆客栈》(宋晓俐 著)

【创作谈】

■唐胜一

编好故事才下笔

在当今快节奏的时代里,微型小说算是迎合了广大读者的胃口,花上几分钟就能读完一篇。然而,这样的微篇靠什么吸引读者呢?用细腻的描述显然不行,因为它受到篇幅字数的限制。所以,我就将重点用在编故事上,在每写一个微短篇小说前,都要在心里反复先把故事编好,等编出了味道来才动笔。

其实,编故事说难也不难,我的实践大致分三步:首先就是要有一个好开头,要么设置悬念吊人胃口,要么令人眼前一亮兴奋不已,总之是要激发起读者往后读下去的欲望。作品是写给大众看的,没人想看还写什么呢?

而且,我们业余作者向报刊杂志投稿,编辑是第一读者,如果不能让编辑能看下去直至看完,那么,作品岂不要胎死腹中、哪能面世啊?所以说,开头至关重要,尽管着墨不多,但须精彩。我的微小说开头多是三言两语的场面描写,或者设置悬念埋下伏笔。如我的小小说《屁话》,开头是这么写的:“菜已上桌,酒亦斟好,包厢的灯光雪亮雪亮。一桌人大眼瞪小眼、干巴巴的等着局座。”读者看到这,就会继续想看下去,想看看将与局座相关事情的发生。

其次是要有好的转折。一个微短篇小说,哪怕是百字以内的,都应该有转折才行。平铺直述、波澜不惊是乏味的,读者自然而然不感兴趣。比如我的小小说《照应》,可谓一波三折,运用悬念,跌宕起伏,使故事情节富有张力,给读者带来突兀与惊奇,进而品尝阅读的快感。因此,《照应》被《金山》文学期刊发表。还有《做贼心虚》《这习惯》等,也都是通篇设置几个转折,才创作成功。

最后是要有一个好的结尾。如我的《暗示》结尾,用文友的话说,既点明了丁秘书的忧虑,又暗示了官场的险恶,还留出了想象的空间,让人替文总捏着一把汗,担心他的仕途前程。这个结尾是这样写的:“尽管寒秋之际,丁秘书急得额上沁出了豆粒般的汗珠,心下暗说,文总啊文总,这回有你的难受了!”怎样才算好结尾呢?我认为应该是简洁明了、出乎意料,还意犹未尽。

“段”章取“议”

1、文字的灵性,是飘洋过海的鸟,无论经历怎样的风雨,历尽惊涛骇浪,也能最终到达目的地。文字可以唤醒心中的恋人,挥洒火热的激情;拨亮心中的灯,找到回家的路径。我爱做梦,把梦做在文字里,我的文字是翩翩的海燕,能飞越生活嶙峋的礁石,唤醒坚强信念。文字是那顶明亮的灯塔。灵魂的荒漠里,文字是涓涓溪流,灌溉着干旱冒着烟的处女地,开拓出一片绿洲,让百鸟齐鸣,万马奔腾。我不流泪;喜欢幻想,可是不追求虚无。我的心坦坦荡荡,理想在蓝天外,我的文字是彩云,如天空一样透明,用真诚唤醒人们心中温情和善良。

——刘文忠 说

2、文学创作的水准和质量与题材并没有直接的关系,文学创作最决定的因素还是在于作家本身。不能说哪一种题材好,哪一种题材不好,文学创作是一个角度问题。从不同的角度,看法就大不相同。因此,对于文学创作,题材不是主要的。发挥作家的自身优势,在质量上和深度上下功夫,才最重要的。作为纯文学来说,主要是提倡精神文明,给人教育和启迪。而对于大众文学而言,主要是商业向和娱乐性。面向市场,面向大众,能够给人以娱乐和快乐就是最大的成功了。

——老香 说

【荐书榜】

回归最美最纯人之本性

本书亮点

1. 宋晓俐处女作《北京遥望香巴拉》(被誉为“近年来用最温暖的方式记录西藏”)的后续故事。
2. 作者有十几年的记者从业经验,善于描写赤裸裸的人性,是这部小说最震撼人心之处。
3. 宋晓俐用了十年时间触摸西藏,深入到最偏远的藏区,她的西藏情结和西藏旅程自然而然地转化为文字。
4. 导演赵林山、主持人那威、作家

叶倾城强烈推荐。

内容简介

汉族女子端阳背负巨大秘密离开内地,与弟弟和小姨在拉萨的小北郊开了一家名叫“白拉姆”的客栈。在这间客栈里,来来往往的过客们呈现着世间百态、人性的救赎。一对四川夫妻逃离虐缘、一个藏族少年执着寻梦、一个年轻女子游戏人生、一对藏汉青年的生死爱恋……最终,通过这间小小的客栈,回归人性最美最纯的本性,爱情落地生根,梦想开出五彩的花……